



(上圖爲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)

江山萬里行 (二十二)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小鎮風光司機閑話

由江西泰和返回重慶路上，我的汽車司機叫鄭道明，湖南人，在長沙某工業學校畢業。他聽說我與朱小姐都是湖北人，很高興地說：「這條老路沿線盡是湖北人開的飯館，菜做得很好。近來敵機空襲減少，大家都到這兒來避難，湖北人很多。」

我說：「敵機空襲減少的緣故是日本正與英美作戰，日本偷襲珍珠港，美國反擊日本，因此很少有飛機來空襲中國。」司機聽了我的話以後，他說：「對了，日本在湘鄂陸軍也沒從前多。」我問：「這一帶是否太平？」司機說：「治安很

好，這一帶沒有土匪。」我們一路向前，車行很順適。天快黑時，到達一個小鎮，鎮上有瓦屋和茅草屋。司機說：「這兒有陶陶旅舍，你們看看是否有房間住，普通老百姓是不能住的。」我們把行李自車上搬下來，放在旅舍門口，旅舍老板說有房間，我和朱小姐決定住下來。旅舍房間的設計都是一個樣子，老板爲我們準備一間，要我們登記名字，老板見我登記的名字驚奇的說：「漢口中山公園和重慶防空洞都是你辦的嗎？我們常在報上看到你的名字。」我問這兒有吃飯的地方嗎？老板說：「這兒沒飯廳，廚房不能吃飯，外面有很多飯館，你願意吃什麼就吃什麼。」這旅舍的房間很小，門與門對著，有茶房供給茶水和

洗臉水，床舖和被蓋都很乾淨，祇是沒有衛生設備。這一小鎮，街上很熱鬧，都是逃難的難民。他們見到我很高興，因爲我可以爲他們帶來許多新聞。有一位黃姓難民是在漢口六渡橋開飯館的，他逃難來此開飯館。他拉著我說：「你是位大人物，在街上走很危險，還是到我飯館去。」我說：「我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」他說：「不，你是位大人物，難民的份子很雜，怕有人害你。」朱小姐一聽有危險就面現懼怕地說：「我們還是與黃老板一塊去。」到了飯館，黃老板說：「門口有位子坐，但這裏會有殺人搶劫的事情，又沒有警察，所以不安全，還是到客房去。」黃老板飯店的客房很乾淨，有躺椅。由於早年在

漢口我常到六渡橋他開的飯館去休息，他知道我喜歡喝茶，特意叫夥計泡最好的茶來招待我。他問我說：「旁邊這位小姐是你太太嗎？」朱說：「是的。」我們三人一邊嗑瓜子，一邊喝茶。黃

老板說：「今晚你們就在這兒吃飯好了。」我說：「好。」黃老板說：「真是貴人臨門，想都想不到的，這兒的報紙都是重慶來的，我常在報上看到吳國楨、吳國柄你們二兄弟的名字，蔣委員長真是賢明的領袖，能用你們二兄弟的才幹，在重慶從事市政建設工作，你我在漢口是天天早晨必見面的，因為你天天看工程，一定要經過我的所在，看你騎在大馬上，真有精神。馬路的修築天天在進步。六渡橋是漢口最熱鬧的地方，而蕭家院是六渡橋最僻靜的地方，你下水道挖出來的土把它填平，就沒臭味了。並在平地上設水管工廠，供給全市下水道的水管，為公家省很多錢，忙中偷閑到漢口中山公園遊玩，看見花園的美麗，湖上年輕人划船的娛樂情形，與六渡橋迥然不同，美哉漢口！我每回想起漢口，真是天堂。可恨的日本鬼子把我們趕到此地，不知何年才能回去？希望以後你在漢口能繼續地從事市政建設工程。」我連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現在有賢明的蔣委員長，一定能引導我們回去的。」

旅店老板關心國事

黃老板隨即問我說：「吳主任，我們在這兒要呆多久，何時能回去，蔣委員長何時回南京呢？」我說：「我國與日本作戰是自一九三七年打起，現在已一九四一年了，日本又偷襲珍珠港

，與美國作戰，兵力不夠，小日本要打如此大的戰爭，祇會一天一天縮小範圍，最後必定滅亡。」黃老板說：「您說的一點也不錯，日本軍隊沒有從前兇狠，也無敵機空襲。」

黃老板請我們吃晚飯，菜做得很豐盛。有雞肉、蒸雞、糯米丸子、魚和雞湯。他知道我喜歡吃的菜都有做。我說：「菜做得這麼豐盛，你買菜方便嗎？」黃說：「菜是由鄉下供應的，價格不貴。」我說：「你為何預備這麼多菜呢？」黃說：「陶陶旅舍在對面，經常有大官來吃，因此我必須事先預備些。」

飯後，我就問黃老板說：「你如何到此地呢？」黃說：「在六渡橋時，你工程隊與管子廠就在蕭家院，我有一姪子，他在工程隊做事，有一天他對我說：江西和湖南派人到此地招募有經驗的工人去修路，待遇好又可帶家眷，也有供給旅費，因此我姪子就到江西工作了。由於中日戰爭，武漢緊急，我姪子回來要我搬到江西，我就和他先到江西來看看，然後決定買房子開分館。在日軍進入漢口的前一、二天，街上已沒有警察，治安堪虞，我們就全家搬到此地，東西都沒損失，在這兒住得很好。吳主任你什麼時候離開漢口呢？」我說：「在漢口淪陷的前三天，我見情形不對，日本人要來了。而我的家眷早已到重慶，因此由老金開汽車送我到宜昌。」黃說：「老金是我的好朋友，他現在那兒呢？」我說：「老金送我到宜昌後又回到漢口，現在可能還在漢口。他的兒子——小金由漢口逃到重慶後，也為我開車，他們父子都是吃司機的飯。」談到這時，天

色已不早了，我對黃老板說：「謝謝你的招待，我要回陶陶旅舍休息了，明早還要上路。」

黎明即起趁早趕路

旅舍沒有電燈，都是點著煤油燈。由於房子小，被煤油煙燻得很難過，朱小姐有同感的說：「煙燻得這麼厲害，我們把它熄掉好了。」朱小姐要我到外面看看小城市的夜生活，但外面一片漆黑，馬路沒路燈，長途車有幾輛停在路邊上。門口看守人問我們要到那兒？我說：「我們想出去走走。」他說：「最好不要出去，這裏晚上治安不好，怕有壞人。」我們再回房點燃煤油燈，打開窗戶，讓煙能流通出去。朱小姐很體貼，真是一個聰明活潑溫柔善良的好女孩子，她說了許多安慰我的話，我們互祝晚安後，休息了……司機為着趕路，早晨五點就來喊我們說：「下一站就到衡陽，怕到那兒已天黑，所以我們要早點上路。」從江西到衡陽的旅客很多，有五部車同時開，車子都是卡車，上面安竹簾做的篷子，旅客把被窩捲和碗盤放在底下，自己坐在行李上面。朱小姐與我仍同司機坐前面。

我心想：「被窩捲和碗盤應該不必攜帶，太麻煩了。而且坐在或睡在行李上面非常不舒服，我回到重慶後一定要建議交通當局設法改良。」公路車駛離江西往湖南方向開行，雖是石子路面，卻修得非常好，完全符合我所編的「道路工程」一書所講的築路要點。我對司機說：「這道路修得很好，雖是石子路，一點坑窪都沒有，這裏一路都這樣嗎？」司機說：「是的。湖南的

公路修得比江西好，你知道這些修路的工人是那兒人嗎？」我說：「不知道」，他就說：「都是從湖北來的工人。在初修路時都用本地的農民，但他們不懂得築路的方法，祇一味地把泥土舖在路面，一下雨時就無法行走。當時湖南的建設廳長余籍傳，親自到漢口考察，見漢口馬路修得很好，於是就招募漢口工人，完全照漢口方法築路好，才能修得如此好。」朱小姐說：「你看公路好直呀！黃路面就像把黃帶子舖在地上，非常好看。」江西都是平路，進入湖南省境地形就有高低。車子行駛得很快，每站都有旅客上下車，快到十二點時，到了一個大站，停車休息午飯。站旁房屋由磚石和布蓬組成，來往行人很多，生意茂盛。車子在這裏停了好幾輛，司機指着一家餐館說：「這家飯館不錯，清潔價廉物美。」我們就下車走進飯館，飯館老板是湖北人，他一見我就說：「吳主任你怎會到這兒呢？你不是在重慶嗎？」我說我是來考察公路的，順便在這裏吃午飯。」朱小姐問：「這裏有魚嗎？」老闆說：「有，妳想如何吃法呢？」朱說：「怎樣做好吃就怎樣做。」朱小姐向店老板要水洗碗筷，老板說：「我叫人幫妳洗，我們這裏很講究衛生的。」我問老闆說：「這裏有好玩的地方嗎？」他說：「在這地方，那有什麼名勝可玩？」我問他：「你怎麼到這兒呢？」老闆說：「我原來是在漢口開館子的，客人一天比一天少，又聽說日本人在南京殺很多人，談起日本人大家就為之色變。因此決定暫時離開漢口，要弟弟為我看守在漢口的舖子，一個人從漢口過江到武昌，由武昌坐火車

到衡陽。到了衡陽後，不知道何處才能謀生，恰巧碰見一位熟人，把我帶到這兒，因為離開衡陽可避免轟炸，這裏民風淳樸，於是租個房子全家子就搬到這兒開館子。剛做時，生意不好，以後就好轉了。」菜做得非常可口，朱小姐很高興地說：「真是回到家鄉了。」老闆問：「你們不吃豆皮子？這兒有新鮮的。也有鄉下人做的酸菜，昨天送來的，你們要不要來一些？」自從離開家鄉後，就沒吃到這些口味，因此感到非常適可口。飯後付賬給飯館老闆，老闆說：「我們漢口老家在橋口地方，由於你修的馬路，來往行人很多，生意非常好，我感恩都來不及了，今天正好要您的錢呢？」又請他的父親出來相見並說：「這是吳工程師。」老闆的父親說：「你修的漢口公園，我常去，現在却在這裏，不知何時才能回去呢！」我說：「快了。日本鬼子已經開始潰敗了。」

衡陽逆旅欣逢舊友

衡陽是漢口南邊的重鎮。粵漢鐵路（漢口至廣州）與東西公路（昆明經衡陽至福建）的交會點。政府機關在衡陽都沒有辦公處所。我自江西到達衡陽這一段行程中，據我的觀察，公路上的服務員，個個精神飽滿，辦事敏捷，心裏很高興，覺得這是自立自強的表现。到達衡陽時，朱小姐說：「這真是如同回到了家鄉。」公路車站在城外不在城內，地方寬敞，停了很多輛車子。司機說：「這兒有一家大旅館，叫交通旅館，是由漢口遷來的，菜飯都好。」走到旅館時，門口坐

著一個人，我一見就認出他是勝昌機械廠的譚老板，也是我回國後，在漢口見到的第一位機械廠老板。他一見我就說：「吳工程師，你怎會到這兒呢？你還是和以前一樣健康。」他指着朱小姐說：「這是你太太嗎？」我說：「是的。」譚老板立即派員拿我們的行李放在貴客房間。司機說：「我們今晚就住在這兒，明天早上八點多鐘出發，繼續往貴陽方向前進。」譚老板拉著我的手，二人往貴客房走。他說：「我見到你好高興啊！我們在漢口幾十年的交情，現在又在這兒碰頭了。」貴客房間舖有地毯、沙發、椅子和銅床，佈置得很講究。朱小姐說：「這真像新房子。我們沿途都沒住過這麼好的房間。」她很高興就躺在床休息。這銅床是美國席夢思公司出產的墊子，非常地考究。被窩也很乾淨，我們的被窩從重慶帶出來後就沒洗過，非常地髒。朱小姐說：「今晚拿出來洗一洗，明早就會乾的。」譚老板說：「不用麻煩了。你們把舊被窩留下來，帶我的新被窩上路好了。」朱小姐聽了好高興地說：「你怎麼有這麼好的朋友！」

譚老板知道我喜歡喝茶，就說：「吳主任，我從漢口帶有很好的香片，我要茶房幫你泡一壺。」我詢問衡陽市街的情況，想到街上去走動走動。譚老板告訴我說：

「城裏腐敗得很，都是木造房子，街道比武昌還窄，也不熱鬧。熱鬧地區都在市外，人員很雜，治安不好，晚間最好不要出去。」

窮途逃難出賣婦孺

譚老板又說：「這地方很慘，許多路過人沒錢就賣小孩和女人，價錢非常地便宜，小孩大約值十塊錢，十歲至十六歲的女孩大約值十塊至二十塊錢。孤單的老人到這兒，由於沒錢生活就在此自殺了。這都是日本鬼子給我們造成的災難。因此這裏有三慘：①子女賣得慘②老弱的人跳江死得慘③走投無路的人困苦得慘。希望你能建議中央設法救濟，這樣才功德無量。」我說：「人微言輕，而且中央政府應辦的事千頭萬緒，我要設法報告委員長。」老板問我：「戰爭還要持續多久？」我說：「不久了。」他問什麼緣故呢？我說：「日本和英美開戰，英美開始反擊，日本已是四面楚歌。」譚老板說：「但願如此，希望能早日回漢口，重新建設漢口。」……

早上七點多鐘，鄭司機就來了，他說：「請你倆快用早餐，譚老板備有早點心。」不久譚老板來見：我問他多少錢，他堅決不肯收錢並說：「我在漢口時常受你的照顧，今天怎好意思向你要錢呢？」說時又拿二仟塊錢硬塞給我，譚老板說：「當時要不是你指示我早點離開漢口，我那有今天呢？」我婉謝他的厚意，他却堅持著，我祇好收下。我說：「謝謝你，我一定努力研究發展早日重建新漢口。」

早餐后上車前見車上盡是碗盤、被窩捲和箱子等行李。我對譚老板說：「旅館要是辦得好，這些東西就不用著帶了。」譚老板說：「請你倡導旅館業改進革新辦法，這些就不需要了。」站長吹哨子，準備開車，我們趕緊提著碗盤被窩捲上車，沿途車站很多，小車站不停，祇停大站。

因為沒地圖，也沒停車的站牌表，祇是糊裏糊塗地任由汽車行駛，由於這是老路線，路旁的房屋比往江西的途中多，路上行人很少，多數行人都坐公路局的車子。正午十二時到了一個大站，有很多的飯館，這些開飯館的人都是難民。朱小姐問我：「有小米稀飯，你不要吃點？」我說：「好。」朱小姐問老板：「是否有酸菜？」老板說：「有，都是湖南內地做的。」朱小姐照樣用開水把碗筷洗乾淨。朱小姐和我同行這些天，已成熟得多了，她興奮欣喜，手舞足蹈的說：「讀萬卷書，真不如行萬里路。」

貴陽道上逢侯家源

由衡陽至貴陽大約要四天時間。住的客棧都是老式房子，蓋的都是自己的被窩。朱小姐說：「新被窩、新枕頭真好，你的朋友真好，送我們這麼漂亮的被窩。」我說：「人是為快樂而生活的，想著快樂，隨時都是快樂的。」朱小姐說：「我跟你相處一個多月，從沒看你發愁過。」我說：「我就是保持著快樂的心情。」往貴陽的路都是上坡，車子行駛得慢，有時機器消耗力大而發熱，就必須加水降低溫度。因此有時停在小河流或小溪溝旁加水，司機加水時，我與朱小姐就下來走走，沿途風景很美，感覺很舒服。若想到廁所，就祇能以傘遮住而解決。往前走，開小飯館的難民就愈來愈少都是本地人在路邊上做小生意，賣的是貴州的土產。突然前頭停著一輛黑色小轎車，車上的人招手要我們停車，原來車子壞了，我下車一看，坐在車上的兩員先生竟是湘桂

鐵路局工程處長侯家源和工程師孫寶勳，侯家源是我唐山交大前幾級的同學，後來在台灣做過台灣省政府交通處長，孫寶勳是我同班同學。我到英國唸書時，他仍留下來唸書。我們三人見面非常地高興。鄭司機幫他們修理車子，朱小姐坐在車上，不好意思下來打招呼。坐在路邊上談天。侯家源兄給我戴高帽子說：「吳兄你真是多才多藝，漢口市政辦得好，重慶防空洞做得好，我們真是享你的福。」孫說：「吳兄是我們學校的才子。五四運動時，學校罷課。他是我們的代表，到北京開會後回來就主張復課。提倡讀書救國。當時有些好玩的同學不同意，但大多數的同學還是上課去。」侯說：「那時我已離開學校了，未能躬逢其盛。現在重慶防空工事做完了，你在公路上跑什麼事呢？」我說：「來觀光考察公路修築及汽車行駛情況。」侯家源說：「這公路修得還不錯吧！你有何高見要改良呢？」我說：「要所有公路車子不運行李和碗盤被窩捲。」侯說：「那怎麼行呢？」我說：「旅館應有碗盤、被窩捲的設備，也必須有抽水馬桶及洗澡盆的設備。」侯說：「真是好主意。你看車子堆滿這些東西，人纔祇佔一半位子。」孫說：「你的想法很好，我鐵路工程師不做了，來跟你學公路工程如何？」

侯說：「我也算一個，在鐵路局做事，久了就煩躁。」孫說：「你看吳兄多愜意，旅行時還有漂亮小姐陪著，你有嗎？當處長的你敢帶小姐到公路上跑嗎？」侯說：「我不敢，吳兄，你請那位小姐下來和我們一塊談天如何？」於是我請朱小姐下車，大家一塊談天。朱小姐拿一包花生米、

一包瓜子(譚老板送的)，大家一邊吃一邊談。我們問司機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司機竟說不出地名。恰巧有一路人，他告訴我們那地名是野豬洞，底上有個大屋子，聽說鬧鬼，沒人敢住。我說：「走去看看，我不信邪。」朱小姐說：「你不要獨自一人去。」孫說：「我和這位行路的朋友跟你一同去看看好了。」

觀察兇宅探詢老友

據行路的那一位仁兄說：這房子一蓋起來就鬧鬼，房主搬進後，全家都害病。於是請神驅鬼，但却愈鬧愈兇，一天晚上大家睡覺時，所有的東西全不見了。第二天一早起來所有的好東西都找不到，這家人感到非常害怕地搬走了。我很好奇，想去看看究竟。走到第一個天井時，孫寶勤有些害怕想不去看，我們不相識的那位行路人也說頭暈不往前走，於是我一個人要繼續往前走。這時天快黑了，孫說：「不要進去了。」這房子很深，他們到了第一道天井，由於他倆害怕，再加上情景陰森黑暗，我也有些毛骨悚然，但仍勉強往第二道天井走，裏面什麼東西都沒見到，而寒氣逼得我覺得不舒服，加上他倆要我不要前進，於是就往後折回去了。

在回來的途中，我說：「我什麼都不怕，就怕土匪。我們三人手無寸鐵，要是遇上土匪怎麼辦呢？我們趕快回去吧！」我對孫說：「自從我留學回國後，同班同學很少碰面，今天見到你尤其高興，民國八、九年我們同班時，同學大約有四十多位。畢業後，我到倫敦求學，在那裏也和同

班的張憲鏡見過面，他與我同校但不同班。因為倫敦生活費用太高，當時他受吳稚暉「四百塊錢一年就能在英國留學」的說法影響，因此去了。結果無法在那裏生活，於是回國了。孟紹周同學也受吳稚暉觀念的影響到了英國，但是四百塊錢不夠生活，急得發瘋，後來也回國了，以後就不再聽到這二位同學的消息。」我問孫：「在我們班常考第一名的毛以新，鄭泗和陳廣沅這三位同學，現在不知在那兒？」孫說：「毛以新、鄭泗

、陳廣沅因為考第一，由交通部官費送往美國留學，毛以新回國後在衡陽機械廠當廠長。鄭泗在南京未撤退時，住在毛以新的父親所開的交通旅館，因為他回國後還未能與政府機關聯絡，所剩之錢不多，而交通旅館也因日本人要求準備搬家，鄭泗不知如何是好，走投無路，一時想不開就從旅館樓上跳樓自殺了。陳廣沅本來在鐵路局做事，後來全家遷往美國了。」一聽孫說鄭泗跳樓自殺，心裏很難過地說：「這書呆子怎麼做這樣糊塗的事情呢？真是太可惜了。盡是讀書而沒用。」孫說：「應該有活潑的腦筋才對。」我說：「什麼困難的事都要慢慢解決，決不採自殺這條路，想想考進交通大學已是不簡單，又且三年考第一名，更是不容易。沒想到留學回來後却跳樓自殺，這真是教育失敗，應注意精神教育。」孫說：「對。尤其在國難期間，這是很重要的。現在你在路上打算做什麼？」我說：「使旅客出門不需帶被窩捲及碗籃，都由旅館來辦。使中國的人生活現代化。」孫說：「廢棄老式糞坑而改用抽水馬桶，是很不簡單的。」我說：「我在漢口

就辦到了。」孫說：「漢口可集體興辦，而公路却呈分散，要如何著手呢？」我說：

「公路上的衛生設備要從每站辦起。」

江西省政府曾在公路上蓋陶陶旅館，却無新式的衛生設備，與百姓蓋的旅館就無多大分別，祇是比私人辦的較為清潔而已，但與百姓旅館的效果却一樣。他認為不應由政府辦起，應由民間辦。要如何辦呢？應使原有的旅館改良，有床鋪就應有被褥，旅客就不必帶被窩了。所有的衛生設備應有新式抽水馬桶、洗臉盆、化粪池下水道的設備。關於水的供給，由於沒有自來水，家家都打有水井，以手搖機把水汲到水塔內，由水塔供給旅館的用水。」孫說：「你的辦法雖好，但誰懂得這些東西的安裝呢？」我說：「這就必須設立學校，訓練專門人員，來興辦就行了。雖然看似不容易，但其實這是很容易辦的。」

我們自兇宅走到馬路邊上，侯家源與朱小姐仍在那兒吃花生米和吃瓜子。侯家源問：「你見到什麼了？」孫寶勤說：「什麼都沒見到。」朱小姐說：「你們三人都能平安回來太好了，我什麼都不擔心，就怕你們遇上土匪。」孫寶勤對侯家源說：「吳兄有新發明，要改良旅館建築，使有現代化的衛生設備，為旅客預備好床鋪，旅客就不需帶被窩捲和碗籃，而且茶房無需為旅客打洗臉水和倒馬桶了。」侯家源說：「這真不容易，吳兄你說說看！要是好的話，我們鐵路局也要興辦。」

(未完待續)